

詩經毛傳補義

十二

0712
465
10



仁12
465
10

毛詩補義卷十二

漢 趙人 毛公 傳

日本 西播 岡白駒補義

周頌

頌者宗廟之樂章也。古文頌與容通。大序云：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昔者季札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皆語厥聲也。故三頌雖異體乎，皆以為盛德之所同也。

清廟之什 詒訓傳第二十六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濟濟多士，秉文之
德。對越在天。執文德之人也。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

清廟一章八句

案廟以清名，蓋凜然森嚴，肅然清淨，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故謂之清廟。內敬于心，外和于色，故曰肅雝顯明也。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言其人有顯著之德美也。濟濟衆也多士，廣言與祭事人也。越於也。凡有事於廟者，往復行禮，故曰奔走。斯語辭言於乎穆哉。清廟肅雝哉，助祭之公侯濟濟多士，皆執文德之人，對於在天之神，長奔走來助在廟，豈不顯於天乎。豈不見承於人乎。無見厭於人矣。鄒忠胤云：清廟之歌，有詞而無韻，不貴聲也。

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倡而三嘆，有餘音矣。蓋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但以熟絃廣孔，少倡寡和，堂上之樂以入聲爲貴，故獨奏登歌之曲，不以樂音亂人聲，所謂獨上歌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收聚

也。曾孫篤之，行之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案尚書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雝，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

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太平也。上篇率諸侯以祀文王也。此篇既成。以告文王也。穆美也。美制作禮樂也。故傳云。美周之禮也。不已無極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而王其後世。繼紹厥業。是天命之無極也。溢訓慎。慎順古字通。王肅作順。解今從之。惠順也。言天之所以降大命於周者。於乎美哉。而無極焉。此皆文王之德之所致。於乎不顯明乎。文王之德之大。嘉美之道。以順於我子孫。我其斂聚之。以制一代禮樂。長順於我文王之意志。曾孫成王。能厚行之也。中庸記引此詩。固是斷章取義耳。非詩本旨矣。宋儒遂以為天道之本體。亦其所見為爾。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典。法也。肇禋。肇。始。禋。祀也。迄用有成。維周之

禎。迄。至。禎。祥也。

維清一章五句。

案樂有歌有舞。歌以為聲。舞以為容。聲容備謂之樂。此篇則文王之樂。奏象舞時所歌也。蓋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也。象舞。武舞也。左傳季札見舞象。劓者是也。劓舞者所執以竿擊。入曰劓。即是干舞也。文王受命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蓋以其武功。象之制舞。鄭玄所謂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已。緝熙。光明也。文王之典。文王征伐之法也。用。即用文王之典也。禎。訓祥。祥者徵兆之先見者也。言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以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武王至。用此典。以有成功。維周矣。蓋武王伐紂。定天下。歸功于文王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光也。文。無封。王。錫之。

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封大也靡也戎大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累也崇立乎前王不忘競疆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案鄭玄云新王即位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烈贊文文言其德也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嚴祭云成王即位政之初周興未久其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以此稱之鄭玄云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序次第也子孫繼世以叙相及故曰繼序無競維人二句與大雅抑二章相襲蓋當時有是成語故舉以戒諸侯云解見抑之篇百辟百君也廣指天下諸侯刑法也言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諸侯曰烈文辟公文王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大有罪累于汝國汝國維先王

之所立也汝當念茲大功繼序而美之因戒之曰夫治國莫彊於得賢賢者在位則四方其可以道矣豈不顯乎維德百辟之所法也蓋欲四方百辟其各以德胥訓胥效也如上所云於乎我武王之所常思而不忘也特稱前王者明非其私言也陳際泰云讀烈文而知周之君臣相愛無已也念其助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終始而益昌大特戒其封靡蓋駕馭之權亦隱寓焉以為苟有犯此者王法無私不爾貸也嗟嗟謂周獨忠厚與哉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七句

案序云祀先王先公而詩止頌太王文王何也郝敬云此為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來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迹所自起功德最著歌于太王文王廟者耳彼斥太王下彼兼斥文王也作謂為此道也徂往也沈括筆談作岨朱熹從之王應麟云筆談引朱浮傳作彼岨者岐今案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註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朱熹岐字連上為句業已改徂為岨岐字不得不上屬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文自相對其謬可以知已岐岐山也行道也夫萬物待雲雨而長大高山雲雨之所出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太王行仁是能安天之所作也故曰荒之蓋仁之於民譬如雨露之於萬物故以天作高山況焉太王既行此道矣文王又重康之今太王文王雖已往矣風流善政存於斯焉故曰岐有平易之道是以子孫得保王業也岐者周家王業之所始故舉岐以言

此歸重先王之辭也是詩自鄭玄以來諸家解各不同按晉語鄭詹叔謂文公曰臣聞之親有天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毛傳之源流于古非後人臆說之比矣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基命宥密二后文武

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案此篇詁訓皆依國語當從國語解叔向全引此篇而曰是道成王之德也序以為郊祀天地蓋祀天地而配以成王也或疑是詩止舉天命何嘗有言及於地郝敬云稱昊天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于尊也昊天大號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密訓寧寧安也於嘆辭言昊天有成命文武受之成王能繼厥業不敢自

康蚤起夜寐始於信命以寬仁安民為務於乎能明廣
文武之德篤厚其心以固和天下成王之時天下太平
故曰固和韋昭解國語據賈鄭唐說以成王為文武成
其王功而至於下文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贖贖乎終弗
通矣按周語釋是詩曰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
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
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其明文昭定武烈云者
言能嗣文武之業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
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以致太平故曰成命其二后
受之讓於德也云者頌成王之德而成命歸之二后是
讓於德也後儒駁鄭箋者連累毛傳何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大享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儀善刑法典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十句

案孝經稱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其樂歌也周
公攝政制之祀典是自我起者我大我獻云者蓋有深
意焉右佑式用也嘏大也謂大福也時是也明堂祀上
帝而以文王配食之是所主在天言我大獻羊牛庶幾
天其佑我非羊牛之足邀天右也天意無過欲安民今
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所以安民也天如大福
我文王當歆文王所配之祭矣既右饗之我豈敢懈惟
夙夜畏天之威于是永保之鄒忠胤云記曰仁人之事
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然則文王其猶天之尸與呂
祖謙所云法文王所以法天畏天所以畏文王義固共
貫矣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明
 昭有周。式序在位。昭然不疑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聚
 也。夙韜。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大也。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案竹書紀年。武王以嗣位之十二年。克殷。十五年初狩。方岳。蓋此詩是已。鄭玄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路史云。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饔。鞠人之養也。受之于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不爾何始。戢于戈。乃及此。此自非十二年一巡之守矣。時邁其邦。謂巡守也。有天下。曰天子。昊天。謂天命之為王也。右助也。序。次序也。謂以周繼夏商也。薄。不敢大肆

之辭。言我允信。后君載則懿美也。肆。故今也。時。是也。樂歌之大者。稱夏。言武王革命初。巡守。昊天。命我實助。序有周。於夏商之次。紂之虐民也。薄。我動兵威。莫不動懼。而服者。功成而至于方岳。來安羣神。及望祭于河岱宗。維信。武王之為君也。明昭矣。有周之次。于商在。天子之位。於是則戢干戈。櫜弓矢。惟我求美德而已。故今於是夏。而歌之。信。王保之矣。譚子云。有私于己。不得不防。有機于人。不得不藏。聖人之用意。何其深也。秦收天下兵。鑿為金人。似於載戢干戈。然此偃而不用。彼廢而無備。相去遠矣。朱熹以是篇為周制十二年巡守殷國之詩。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是為武王始守之詩。審矣。武王克殷七年。而崩。何與。於十二年之制哉。或云。此詩即所謂肆夏也。九夏之一。一名樊。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顯乎其成。

大功而安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自彼成康，顯光也。皇美也。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斤斤，明察也。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案競，強也。蘇轍云：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故曰成康自用也。奄，訓同。同有，謂統于一同而有之也。反反，本重慎之義。重慎則不輕易，故訓為難。威儀反反，謂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謂祭末旅酬下及羣臣也。言武王執心自強不息，豈不強乎？維此功業，豈不光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是以上帝美之。用彼成安之道，以罄筦合集，子孫受福衆且大。威儀重慎，不敢怠倦。既醉

既飽，福祿之來。反復無極，夫神之降福，蓋非妄施，故於降福之下，特曰威儀反反。威儀反反，則其德亦可印矣。或云：此詩即所謂昭夏也。一名遏。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極，中也。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率，率也。夏，用也。

思文一章八句

案孝經稱：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其樂歌也。郊有二焉：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皆天子之禮也。思文配天，蓋迎長日之郊也。冬至郊祀，惟麥生詩云：貽來牟。據時所見之物言之。爾極，謂后稷之德也。極本

準據之義。蓋所得于身施之於民。建以為民之所準據者。使其高者俯而就之。卑者企而及之。故訓為中來牟。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曰來育。養也。言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堪能配天。夫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惟后稷能養之。是其功可以配天矣。稷教稼穡。立我烝民之命。民至于今。莫不賴爾。極天貽我以來牟。命稷用養眾民。其德無有此疆。其界言無限也。或云經緯。天地曰文。后稷教稼穡。本是小民本分中。極質極樸之事也。何以謂之文。曰此以其成者言之。微稷教民稼穡。則地不過一頑土。天之曰星。河漢僅屬空文。天生烝民。不能立之。立之。天之心也。立我烝民。惟稷有以成之。為天地立心。為烝民立命。經天緯地。其孰大焉。或云此詩即納夏也。一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田二歲曰新。畲三歲曰畲。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康樂也。命我眾人。庀

乃錢鏹奄觀銍艾。鏹銍。農具。鏹。銍。穫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案此諸侯助祭事畢將歸。天子勅之。遣於廟也。臣工謂諸侯之諸官大夫。從侯來者也。天子賓敬諸侯。不直勅其身。而勅其臣。亦所以勸諸侯也。釐。賜咨謀。茹。度也。保介。謂車右也。介。甲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被甲立車右。為保護。故曰保介。古者諸侯勸農。駕車以出。故勅之。車右。莫暮通暮春。周正建寅之月也。朱熹以為建辰之月。

非也夫禮樂周公所制而正朔者天下之首政也周頌
而用夏正其何以訓且也建辰之月勅其歸國而序乃
錢鏹不亦晚乎皇美將大迄至年歲也樂歲謂五穀豐
熟云命我眾人以見諸侯之眾莫非王人焉乃汝也錢
訓鏹鏹之為田器未詳何物案莊子鏹鏹於是乎始修
詩與莊子皆鏹在鏹上蓋鏹之類所以刑土也註莊子
者云鏹七遙反刑也此說得之鏹訓鏹鏹也言諸侯
將歸勅其臣工曰敬汝在君之事謂來助祭也王賜汝
威法其有大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朝勅勿自專也
乃勅其車右曰時不可失春已暮矣既歸汝國亦又何
求哉惟是問其新畝如何勅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
乎美哉天貽來牟大受厥明命明昭哉上帝之賜至今
用之有樂歲汝歸國命我眾人具汝錢鏹奄忽之間則
將觀銍艾矣夫麥首種也為百穀繼續絕之民食足耕
有力則用此得樂歲麥之功大矣哉或云戒農奚與於
頌郝敬云諸侯守土民事為先其述職以田野治為慶
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勅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
公力農開國故遣下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為頌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噫歎也嘻和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

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私田民田也言

噫嘻一章八句

案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其春祈云者家語所謂於啓
蟄之月祈穀于上帝者是已此周正三月建寅之月也
古者啓蟄在雨水前為孟春中氣故月令云天子以孟
春元日祈穀于上帝劉歆作三統曆始改雨水為正月
中啓蟄為二月節耳其夏祈云者月令所云太雩帝以
祈穀實者是也噫嘻皆歎聲而嘻訓和是歎之和聲也
假至也爾然辭猶云如此也時是駿大也發謂耕也人
目之望極于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萬盈數

也云十千猶云萬民也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二人並耕為耦古者未有以牛挽犁之法故用二人並耕。此亦先王教之誘耕之術也。凡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任則見逸。俗習之常勤者一奮則怠者亦在彼者將倦則此者又先相須而易成言。噫嘻受天之命成是王業既明且至如此率此農夫使播厥百穀乃曰汝其大發汝之私田各終其三十里而皆服汝耕事萬人畢耕無以失時用此告之天如言吾民盡力於田事如此上帝其念之人事盡矣所祈風調雨順耳其不及公田者為民所也先王欲有所祈則必先勤于人事苟身不力德不修而欲獲天之祐則夫祈其何益矣所穀于上帝先勤民力所以為頌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

澤也客二王之後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

案二王之後來助祭二王夏殷杞宋厥後也于往也雝澤名孔穎達云澤名曰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戾至也止語辭容謂威儀也庶幾勸勉之辭也言振振白鷺往飛往彼西雝以喻容貌潔白也應於下文有斯容我客已至矣亦有斯威儀足以卜其德矣在其國無惡之者今在此無厭之者庶幾斯德之夙夜不懈以永終其譽哉蓋此平武庚之亂微子既封之後來助祭也何在此無斃以永終譽與微子之命與國威休永世無窮俾我有周無斃語意之孔相似但彼封且誓辭此乃有勸勉之意焉耳雖然稍有惡斃之心即難保矣武庚實是前車也則戒之意亦寓焉雖其告杞不是過也故兼以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孔穎達云杞宋之先皆聖哲之君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無道喪厥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得用其正朔禮樂微子之為賓于周拘儒或意不滿于三仁不知彼視天下非我家物厥受封于宋

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噫乎此意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齋盛之穗也。數萬

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一章七句

案此秋冬嘗烝報祭宗廟也。孔穎達云。不祈而報者。所以追養繼孝。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大有曰豐。故訓為大。黍宜于高燥。稌宜于下濕。多黍多稌。則百穀莫不豐熟矣。亦有者。兼舉非一之辭。堯有九年水。湯有七年旱。而不至於餓者。以廩之舊積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九年耕餘二年。陳陳

相因。萬億及秭。非空言也。百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故特舉酒醴。烝進畀予。洽合也。百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凶年殺禮。故以洽百禮為豐年之慶。言豐年多黍。稻高廩所藏。亦有萬億及秭。於是為酒為醴。以報先祖先妣。百禮無不備。神降福甚周徧矣。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

祝圉。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

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柶木控也。圍榻也。既備乃奏。簫管

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十二句

案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此大合諸樂而奏於祖廟也。以磬為樂官者日無所見於聲音審也。有磬有磬上。磬中磬下磬也。周禮云：上磬四寸八寸，中磬八寸，下磬六寸。人庭廟庭也。業虞所以縣鍾磬也。解見大雅靈臺篇。周人初改縣制，故作樂之始於諸樂先言縣事。樹羽為置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為小鞀，鞀通作鞀。裨助鼓節者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縣鼓周制也。故云周鼓鞀。小鼓之有柄者，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鈿，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簫也。管也。器之小者也。言其小，所以為備也。嗶嗶解見執競篇。客二王之後也。亦來助祭也。觀示也。言大合諸樂，使磬奏之。其陳樂器如此。既備乃奏之。簫管皆舉，厥聲嗶嗶。和集先王於政，不敢自肆，皆告之。廟樂記云：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先祖是聽，則莫不行矣。我客來助祭，永示其成功。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其尊，故特言之。詩志云：周備六

代之樂亦與業虞縣鼓同設之。見今日則為周庭之鞀。磬祝敬而已矣。蓋鼓之言郭也。萬物鼓甲而出，又象則雷霆也。萬物應陽而動，鼓雖無當於五音，五音不得勿和一聲而為眾聲之興者，鼓也。故於此一器易其制而餘器亦似換然一新矣。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鮪鰓鯉。漆沮，岐周之水也。潛，慘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潛一章六句

案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皆以是詩為樂歌。猗與，歎美之辭。潛，訓慘。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慘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避寒，隱潛其裡，因以薄圍。

取之也。陸德明云：爾雅本作穆，郭璞從小爾雅改。爾雅作穆，介景皆大也。詩志云：論水海為大，江淮河漢次之。禮為近，伊洛澗次之。其間寧無名魚，乃不遠取，不近索而必于漆沮者，取物於祖所自興地于神嗜尤歆焉。爾于思嗜，尤切焉爾。

雝禘太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相助廣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假，大也。肆，祀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雝一章十六句

案此成王禘太祖之樂歌也。禘，大祭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太祖謂文王，蓋周家有天下，文王受命，武王成之，成王承之，文王雖非始祖，而成王之於文王，可以為太祖矣。有者，非一之辭，雝雝和也。止，語辭，肅肅敬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貌也。肆，陳也。鄭玄云：皇考，斥文王也。古者通於父祖，曾祖皆稱皇考。禮祭法記稱曾祖廟為皇考廟，閔子小子稱父為皇考，故以皇祖相對。此篇則以祖稱皇考，故以烈考對言。皇大也。君也。名之以皇，所以尊之也。考，成德之名。故父祖曾祖皆得稱之。綏，安也。孝子，成王自稱也。上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宜，通哲智也。維人，謂文王之臣。如閔天散宜生、泰顛之輩是也。文武維后，謂文王之后君也。眉壽，解見小雅南山有臺篇。繁，多。祉，福。右，佑也。烈，以功稱。文從夫，諡言。諸侯之來，皆雝雝然。既至于廟而肅肅然。夫來而和，則無勉強不得已之意矣。至于廟則無怠緩不敬之意矣。維助祭諸侯如此，而天子容貌穆穆然，於是薦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祭祀之饌，嘉哉文王之受命，定基以安予孝子也。以通哲為其臣，以文

武備君德。蓋亂離之世。非文德而兼武德。不能安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文王之武也。文王能安民。士以安。皇天下能昌其子孫。泰誓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夫紂不能安民。皇天所為怒也。而文王安之。皇天所為安也。故曰。燕及皇天。安我。以眉壽。大降以多福。覆哉。上意也。既見右助於烈考。亦見右助於文母。歸美也。文王武王。雖同建王業。此主禘。文王故歸功之言。專於文王。而未僅及於武王。又明大妣之有力焉。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條革有鶴。休有烈光。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率見昭考。以前鈴在旂上。條革有鶴。言有法度也。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見一章十四句

案此成王即政。諸侯來朝。乃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也。後儒或以為成王免喪。初朝諸侯之詩。然曰求厥章。當在典章大備之後。非免喪朝廟之年。明甚。辟君也。鄭玄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與粵通。章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下文龍旂和鈴。條革等是也。皆等威所繫。故以章言。交龍為旂。陽陽鮮明也。故為有文章。和亦鈴也。中央聲和也。條革解見大雅。韓奕篇。鶴金飾貌。文飾不越其等。故為有法度。休美也。烈光之貌。言我皇美。祐福也。烈文。辟公。解見烈文篇。緝熙。解見維清篇。鄭玄云。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言成王即政。諸侯始見成王。于時周公佐之。典章大備。故諸侯來朝。粵求厥章。龍旂有文章。和鈴聲和。條革有法度。誠美而有烈光。然不敢越式。此其所以受制度也。成王率之。見乎武王廟。遂使助祭。以致孝敬。以行享獻。神大賜。以眉壽。使我永保之。當思彼美。多福出於祖先。而不敢忘。烈文辟公亦安之。以多福。以使光明於我大嘏。蓋均福于諸侯之

也辭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殷尚百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

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宿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繫

其馬而留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淫大威則夷易

有客一章十二句

案史記云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此既受命來朝而見祖廟之樂歌也或曰武王之世箕子既封于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者曰武王克殷微子亦既封于宋矣樂記所謂未及下車而投

殷之後於宋蓋是已其時武庚尚在故不得為殷後及武庚叛成王誅之而湯祀斬矣於是仍封之宋國進爵為殷後以奉其先祀爾客謂微子也敦彫古通彫琢以玉言王者所執致命者禮器所謂束帛加璧尊德也是已旅陳也以庭實言觀禮云束璧加璧庭實唯國所存是也此蓋言廟中將幣也宿宿凡宿者再也信信凡再宿者再也言我也我于成王繫絆也薄發語辭追送也綏之謂與之饒宴以安樂其心也淫訓大威訓則大則謂國常典也言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其廟中將幣也萋萋且且束帛加璧庭實其陳已宿又宿已信又信可去矣而周人愛微子我授之馬繫以絆其馬殷勤欲留之也所謂在此無斃也至於將去王餞送之遣左右之臣安之厚之無已也因諷之曰既有大則意如云武庚之事常典之所不容也繼之曰降福孔易言慎乃服命率繇典常以蕃王室神之降福亦甚易也成王誅武庚遂命微子後殷故暗舉武庚之事以諷之也王雉云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懲武庚事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屏

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為益加此周德之為至也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烈業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武迹劉殺耆定爾功耆致也

武一章七句

案序於象舞大武皆言奏此篇則武王之樂奏大武時所歌也亦如維清之奏象舞也說見維清篇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也戴記所謂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於歎辭皇美也無競維烈義與執競同允信過止也止殺止紂之殺也紂逞意殺戮醜戾列孕斷脛剖心毒痛四海殺機無已獨夫一戮殺機即止是止殺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功豈不強乎維此功業信文哉

文王之德能開厥子孫之基緒故武王嗣迹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黃佐云文王之在周也功德最盛故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此其所以必及文王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閔病造為嬛嬛在疚疚疾病也於乎皇考永世

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庭直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

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案自此下至小憇序皆稱嗣王。而其訪落敬之詩又皆言予小子。蓋此四篇皆一時之事。因朝廟而作。故此序特言朝廟以冠之也。嗣王者謂成王也。成王免武王之喪。始朝于宗廟。此其樂歌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曲禮云。天子在喪曰予小子。今成王已除喪。猶稱予小子。皆始免喪。不忍遽吉稱也。造訓為孔穎達云。言先王崩。則家事無人為之也。嬛與烝同。烝無所仍。怙之意。漢書作烝。烝。匡衡云。烝。烝在疾。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未能平也。陟降。上下也。止。語辭。皇王。兼指文王武王也。言病乎予小子。遭武王崩。家之不為。嬛嬛在於憂病。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蓋言善繼善述也。維念我皇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今我夙夜敬之。於乎皇王。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十二句

案此成王既朝于廟。而與羣臣謀事之樂歌也。艾。歷也。家。猶言國也。武王克殷二年。而崩。王室新造。二叔流言。故曰多難。庭。上下。即上篇陟降庭止也。陟降。厥家。猶言經營其國也。休。美也。孔穎達云。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變稱皇者。尊之也。保明其身。言既無危亡之憂。又無昏塞之患也。言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於乎遠哉。朕幼稚。未有所歷。恐不能及也。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又恐判渙不合也。維予小子。未堪國家多難。蓋仰前王之盛德。而歎眇躬之涼薄。不能堪也。因思武王之善繼。日紹夫文王陟降庭

止之道以經營厥國家美矣我皇考武王以此能保明
其身蓋歎武王之善繼文王之道以苦己之不能謙敬
之至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顯見士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

敬之一章十五句

案此因嗣王謀于廟羣臣進戒之樂歌也荀子云古者
天子即位上卿進日如之何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
則為禍中卿進日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
患下卿進日敬戒無怠禍與福鄰羣臣進戒古者行是

制也思止皆語辭命者有天下之命也就即也緝熙光
明也時是也仔肩任也謂能勝其事故訓為克言羣臣
進戒日敬之哉敬之哉天監甚維見著其命不易保哉
無曰高高在上遠而不之知天乃上下於厥事日臨監
在於此嗣王答之曰維予小子不聰於敬之惟日就之
月行之願學焉有光於廣明雖然負荷天下其任甚大
爾羣臣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則賴焉而庶乎其可保爾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毖慎也荇蜂摩曳也肇允彼

桃蟲拚飛維鳥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小毖一章八句

案篇名小苾者鄭玄云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特於苾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劉公瑾云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則是武王崩流言即與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于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頌詩多裁自周公手蓋代為王自惕之語耳懲有所傷而知戒也莽蜂爾雅作粵斧傳訓為庠曳摩掣古通孫炎云謂相掣曳人於苾也辛痛苦也螫蟲行毒也肇始允信也桃蟲為鷦即鷦鷯也陸璣云鷦鷯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鷯生鷦言始小終大也拊飛貌鳥大鳥也言予其懲于往事矣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慎後日之患汝等羣臣莫予掣曳是自求辛螫也始信彼鷦鷯耳至於拊然而飛維大鳥也蓋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是桃蟲之為大鳥也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如何舍我而不助哉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以用也有嘏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子也有略其秬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略利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濟濟難也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飶芬香也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此也振自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案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社與
耕籍異月而俱在春時故序以春總之鄭玄云籍之言
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此成王於春時耕籍田
及祈社稷之樂歌也詩直述下民樂治田業及豐熟之
事是由王者籍田而勸農之所致也載則也澤澤土解
也二人對耕曰耦千耦以言其衆也隰為田之處也畛
訓場大界曰疆小界曰場侯維也疆對下文其士言故
為強力以訓用謂用力也饁饋餉也媚依皆愛也士子
弟之力未能耕者其婦其士皆餉于田者也俶始載事
播種也實種子也函含活生也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
其狀射而出故傳以為射厭受氣澤厭足也傑苗先長
者異于衆苗故為特美縣縣芸不息也濟濟訓難鄭玄
云穗衆難進也實穀實也積露積也萬億及秭四句解
皆見豐年篇餼椒皆言酒醴芬芳之氣也言成王之時
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則先芟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
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

趨時也或之隰或之畛言遍于原野無曠土也維主維
伯維亞維旅凡疆力足以耕者皆用力於農無復居家
者有嗷然其饁此婦子來饋餉也農人乃逆而媚愛之
言相慰勞也蓋夫耕婦子饋餉驩然相愛見治世和樂
之氣象焉有利其耜預修備農器也始事于南畝乃種
其百穀種子在土中含此生氣既而驛驛出土生矣乃
有厭然其傑苗特美而衆苗亦厭厭日茂盛農人則縣
縣芸不息則所穫有衆而濟濟者所有之穀實其積萬
億及秭於是為酒醴祭祖妣百禮莫不備矣以芬香之
酒醴用之祭祀實國家之光榮也夫以太有之年行祭
祀之禮春秋傳所云奉盛以告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奉酒醴以告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者其邦家
之光榮孰如之祭祀既如此則多得其福壽考安寧矣
非獨此處有此言天下徧豐熟也非獨今時有今豐熟
自古如茲矣蓋言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垂教于子孫修
德行禮莫不獲報也詩志云周人之農事誠非朝夕之
故而歌詠乎祭祀之日殆反本修古不忘自生之意
與禮者反本修古不忘自生者也甚矣古人之厚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畎畎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薺茶蓼。

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拑拑。積之。栗栗。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衆多也。墉。城也。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牛黃。

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案此報社稷之樂歌。嚴粲云。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畎畎爲測測。測測。刃利之

意也。良善也。淑載。二句解見上篇。或有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卽饌具也。饌與餉同。自家之野曰餉。伊維也。糾。結其系也。結于領下。使不動也。鍤。解見臣王篇。薺。拔去田草也。陸曰。茶水曰蓼。皆穢草也。止。語辭。崇。高也。開百室。謂方春在田。邑室皆開。田事既畢。則邑中之百室皆開也。百室盈。謂百家皆多穀粟也。時是也。禮祭陰祀用黝。夫社也者。陰祀也。黝也者。黑也。社稷正禮用黝。至干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秣。角貌。似嗣也。古之人。謂后稷也。言用測測。善利之耜。始事于南畝。乃播其百穀。種子含生氣矣。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饋者也。運載筐及筥。其饌饌維黍。言豐年雖賤者猶食黍也。農人糾然戴笠。以其鍤刺地。以薺去其茶蓼。茶蓼既朽。而黍稷茂盛矣。及已熟成也。其穫之拑拑。既獲之也。其積之衆多。其高如城。其比密如櫛。齒於是。百室皆開。以其所穫所積者。入之于室。百室既盈。而婦子亦安矣。言農事畢。無行饌之事也。乃殺是犉牡。其角秣然。以報祭社稷。求嗣前歲後年亦豐。求續往事。如今復養民庶。藉神庥。永續后稷之業。以不替其先耳。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絲衣祭服也。紕，紕，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鼐，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鼐，祭服也。紕，紕，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鼐，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鼐，祭服也。

也。紕，紕，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鼐，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鼐，祭服也。紕，紕，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鼐，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鼐，祭服也。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譁也。考，成也。

絲衣一章九句

案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蓋尋繹。昨日之事也。周曰繹。殷曰彤。此繹祭賓事尸之樂歌也。高子曰：靈星尸也。靈星者，農祥也。周語云：農祥，辰正。韋昭以為房星。周家以農事開基。而此星獨主農祥。故特著之。祀典先王祭之。配以后稷。古者祭必有尸。雖祭星，以人為尸也。鄒忠胤云：祭服鮮不用絲。而五冕之服各有章采。此專言絲衣。則以素別於繪耳。載猶戴也。基址也。繹禮在廟門之外。故為門塾之址。兕觥其觶。解見小雅桑扈篇。言絲衣祭

然戴弁俵俵。道行事者威儀恭敬也。自堂上降而之基。自羊徂牛。有司先省視羊。以備燔炙。復省視牛。以供享獻。於是大鼎以烹牲體。小鼎以盛和羹。其及祭未旅酬也。動作有禮文。罰爵觶然。徒陳設而已。飲美酒者惟思和柔。不謹講。不敖慢。斯得壽考之休徵。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

龍受之。躑躅王之造。載用有嗣。龍和也。躑躅，武貌。造，為也。實維爾公允

師也。公事也。

酌一章九句

案周公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此其樂歌也。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武宿夜，即大武也。於歎辭。王斥武

王也。師伐商之衆也。時是純大。熙明介大。載則允信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師率天下之心。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矣。是用其功大而大。言道愈明而功愈大也。是我周家以天人之和受命。非直用武力而已。躊躇王之所爲。皆則用有嗣。文王之道。序所謂酌先祖之道。是已實維爾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矣。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也。士事。於昭于天。皇以間之。也。間代。

桓一章九句。

案此師祭講習武事之樂歌也。類也。禡也。皆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是也。解與

懈通。桓桓威武貌。以用皇美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安萬邦。除賊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而屢有豐年。天命有德。不懈於屢豐年。見之。桓桓武王。能保有天下之事。是其志在安民。而非利天下也。故以此爲武志也。于是用之於四方。以能定厥國家。於乎其德昭于天。遂用美德。代商詩志云。天下如一身。然毒痛肆虐。病在膏肓矣。牧野用鉞。宇宙爲之。創是攻以鉞。也。若無膏梁。何以休養之。故有豐年之報。夫大軍之後。有凶年。蓋本非天意也。惟慘殺者。有乎天地之和。故蕭條之景。應之耳。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賜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勤勞。應當。繹陳也。

時周之命於繹思。

賚一章六句。

案此武王克商大封諸功臣有德於廟之樂歌也古者爵人于廟示不敢專也戴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蒞祝陳下車而封相宋蓋雖有命封之亦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止語辭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敷布時是也於歎辭武王將大封因稱文王之功曰文王既勤勞天下至矣今我當而受之布是封賞亦惟陳思文王之功我祖伐商維求天下之安定耳是周之受命一由文王於乎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思文王之功也不敢自以為功也箋餘云夫百戰而有天下者土地人民皆祖宗汗血之所流櫛風浴雨之可思也勤止而有天下者土地人民皆祖宗心血之所注德澤恩波之可思也雖可思同而仁暴異國祚之長短因之周家卜年八百文王其可忘與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墮墜小

者也翕合也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也。哀聚

般一章七句

案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般國此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詩名般鄭箋云般樂也陸玄朗云崔靈恩本用此註為序文近是蓋王者巡守為民所樂孟子晏子釋巡守而引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者是已皇美時是喬高也公羊傳云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墮山也鄭玄云河言合者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對猶報也言於乎美哉是周之巡守也陟其高山而祭之小山高嶽無所不徧信猶念河以祭之凡敷天之下山川其有功于民者聚是神而祭之以報其功是周之受天命豈不美耶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百三十七句

魯頌

頌之有魯商說者或謂孔子魯人也而其先則殷之子孫也吾而既刪詩矣則吾父母之國與吾先世之有天下者奈何使其詩闕而不錄泯而失傳故存魯頌於周後綴商頌於魯後此淺儒臆度之說爾夫季札請觀於周樂時工歌頌而曰盛德之所同也則孔子未刪詩之先三頌已在樂官久矣何曾孔子所私或曰魯列國耳何得有頌有頌是僭也又商而錄其頌胡不及虞夏也曰諸侯皆有祖也則皆有祭祭焉未有亡樂者既有樂斯有詩詩則焉得不頌其功德也夫頌樂章耳聞有禁用天子之禮樂者矣未聞有禁用禮樂者矣則頌何國蔑有而列國之頌本非太師之所采以觀民風者也故弗傳也設用周頌於魯廟則是僭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如變風之美况魯周公之後其太師之所存夫子安得而削之哉夫商者周之所因也著以為法者在於太師故錄以備三頌虞夏遐矣邈乎失傳焉耳孔子已惜杞不足徵若其不失傳焉則必亦備錄矣此頌之所以有魯頌也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

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駟駟然驪馬

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駢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

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

駟有駢有騏以車伍伍蒼白雜毛曰駟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駢蒼祺曰騏伍伍有力也

思無期。思馬斯才。材也。多。○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

有驪有駘。有駟有維。以車釋釋。青驪驂曰驪。白馬黑鬣曰駘。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

鬣曰維。釋善走也。思無斃。思馬斯作。始。○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薄言駟者。有駟有駘。有驪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駘。

豪野曰驪。二曰白。日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

駟四章章八句

案鄭玄云。成王封伯禽于魯。其後世政衰。國事多廢。十
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
牧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會諸侯于淮上。謀
東畧。遂伐淮夷。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
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
則駟牡特其一事耳。而序於此。言作頌之繇者。此為篇

首。故通於下三篇而言。克魯史官名也。此雖名為頌。而
體實如風之美。非告神之樂歌也。禮問國君之富。數馬
以對。蓋以此頌之也。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每章各言
其一。首章言良馬也。駟駟肥張。貌馬之肥張於腹脅。見
之。故為腹幹肥張。據孔疏。古本牡作牧。顏之推云。江南
之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愚按。作放
牧之牧。為是。顏氏論良馬之不可通於牝牡。然此母論
于牝牡。止言牧養良馬耳。薄舉大畧之辭。言我也。一種
不止四色。名色又多。故每章畧舉四色。以充之。以用也。
用車謂駕之車也。臧善也。言僖公牧馬之盛。駟駟然在
坰之野。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序所謂愛民
重穀。是已。薄我駟駟者。乃有驪焉。有皇焉。有驪焉。有黃
焉。駕之車。則彭彭然有力有容也。良馬朝祀。所乘尚。有
力容。故曰彭彭。僖公之秉心也。其思無疆。已言思慮
之無所不到也。夫馬微物也。乃至於思馬斯善。其於民
可知矣。頌駟牡而歸之。思無疆。亦猶後駟牡而歸之。秉
心塞淵。其義同也。二章言戎馬也。戎馬尚多力。故曰任
任。思無期。所恩無期限也。蓋國雖安乎。忘戰必危。綢繆

一不至而禍患及之矣。可有不思之時乎。上章曰無疆。言其思之無所不到。馬政亦其經營之所及也。此曰無期。言其思之無止息時。思戎馬斯才。以備不虞也。才為多材。言多材力也。二章言田馬也。田獵尚疾。故曰繹繹無斃。無厭倦也。思馬斯始。言思馬之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卒章言駑馬也。駑馬尚疆健。故曰祛祛。僖公之立心也。其思之無有邪意。徂行也。思馬之健而走。行也。書曰。思日睿。睿作聖。思之無疆。無期。無斃。皆所以頌也。然思而非正。則不若無思之愈也。故終之以思無邪。孔子以此一言為蔽。三百者。直即斷章。取視詩之義耳。

有駑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駑有駑。駑彼乘黃。駑馬肥疆貌。馬肥疆則能升。高進遠。臣疆力則能安國。夙夜在

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有駑有駑。駑彼乘牡。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鷥。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

胥樂兮。有駑有駑。駑彼乘駒。青驪。日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歲有豐年也。

有駑三章章九句

案孔穎達云。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是君臣之有道也。四馬為乘。黃上篇。所云有黃之黃。以色為名者。也。夙夜。自旦至暮也。明明。辨治也。咽通作鼗。鼓聲也。樂以鼓節之。故為鼓節也。陸玄朗釋文云。咽本又作淵。鼓同是轉寫者。諺分鼗為二字也。朱傳咽與淵同。亦襲其謬也。言我胥相也。有駑有駑。興僖公有臣之盛也。夫馬肥疆。乃能致遠。士以賢為疆力。故以駑彼乘黃。能升高進遠。喻臣之賢而能安國也。夙夜在公。所不解其職也。在公。明明道其賢也。公賜之宴也。振振。白鷺。于是飛下。喻潔白之士來集也。僖公賜宴。蓋在辟廡。若泮宮。鷺

居水澤中。詩人即所見以起興也。燕禮以樂助勸。故鼓聲咽咽。至于無算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君臣于是相與樂也。○**旨**乘牡。即乘黃也。黃以言其色。牡以言其體也。上章夙夜在公。下曰在公。明明則是有公事也。此章夙夜在公。下直曰飲酒。則是公事畢也。今事既畢。猶夙夜在公。可謂有餘敬矣。無事而賜宴。可謂有餘惠矣。振振白鷺。于是飛。喻羣臣醉歸也。此鼓咽咽。與上章不同。此奏祓夏時也。禮賓醉而出。奏祓夏是也。○**卒**。首載則也。燕燕禮也。特言燕者。表待遇之隆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祝君之辭也。君子夙夜公也。穀善諄遺也。君子有善道。可以遺子孫。頌君德也。詩弋云。明明而後醉舞。飲而能辨矣。醉而即言歸飲而有節矣。可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已朱熹但以為燕飲而頌祝之詞。鄒忠胤云。若止是燕飲。則未有言夙夜者。蓋形弓之饗。右不過一朝。湛露之載。考不過上夜。即樂記云。終日飲酒。而百拜亦未聞。自夙至夜也。故知夙夜在公。為勤於公家之務云。而因舉迨暇之觴也。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

曾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芄芄。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芄。芄芄。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 ○思樂泮水。

薄采其藻。曾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其馬蹻蹻。

言疆盛也。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芣。芣芣。言有法度也。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

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明明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囚拘也○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

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武貌○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

在泮獻功美也揚傷也○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觶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

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黽桑實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案泮宮魯學名也泮之言半也其制半于天子辟靡故謂之泮宮思樂泮水思國有泮水之可樂也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人才于是以長育成就也片水菜也魯侯謂僖公也魯人作詩而自稱魯侯者請命而作也戾止來至于泮宮也言我也旂車上所建也鸞解見小雅蓼蕭篇于往也言僖公復古制能修泮宮魯人思樂之就水薄采其芹以喻宮則取其化也魯侯來至我觀其旂以法則其文章其旂莢莢然有法度矣鸞聲臙臙然有節矣凡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而來也于邁者觀之道之辭也泮宮之為學名相沿久矣戴埴起而排之楊慎復申其說謂魯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泮宮者泮水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也若以泮水為半於辟靡之水將泮林亦為半林乎即使魯學在泮水旁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旁乎何楷駁之云考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即詩所謂泮水也雩乃此水本名以其為泮宮池又名為泮耳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戴楊

可謂喜於立異而不願泮字之所從來者矣。章藻水
 草之有文者。蓋興就學受教。斐然成章也。其音昭昭。僖
 公之德音也。載則也。則色溫潤。則笑語未嘗有所怒。唯
 教之而已。契之敷教在寬。夫子之循循善誘。僖公以之。
 三章此言僖公在泮宮與賢者飲酒。是行養老之禮也。
 菲為鳧葵。江南人名之。尊菜可以生食者。蓋興受教德
 成。可以任用也。古者視學必養老。養老之禮。祭先師先
 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
 成之也。彼長道。即所語之言也。言既飲美酒。於是咸願
 神錫公。以難老之福。俾之從彼長道。以收此羣眾人民
 也。四章此承上章而言。僖公於泮宮行此禮。故曰敬明
 其德威儀。德之形於外者。以修於己者。言之。故曰慎則
 法允信也。信文哉。結上在泮之事也。信武哉。起下征夷
 之事也。烈祖謂伯禽也。公能遵伯禽之法。故曰昭至烈
 祖。言僖公明德慎威儀。維為民所法。則信文哉。信武哉。
 昭明至於烈祖之德。其於繼述靡有所不孝矣。故福祿
 自來。歸之。夫身行而民化。德至而福歸。僖公之福。是自

求之也。五章克能。攸所也。矯矯武貌。古者出兵受成於
 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獻馘。馘囚皆云在
 泮。淑善也。問訊囚也。囚訓拘。所拘獲者也。鄭玄云。僖公
 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訊之士。如
 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任得其人也。作泮宮。淮夷服。此
 後世所難。其解也。夫舞干而有苗格。退修而因壘。降制
 夷下。敵之法。古亦有然者。又以僖公伐淮夷。事不見于
 春秋。經傳或改序為頌。伯禽或以為此頌。禱之辭。不必
 其有是事。而冀其有是功。皆臆度之說耳。雖淮夷之克
 不見于麟經。然考僖公。逾年十三年。從齊桓會于鹹。為
 淮夷病。杞十六年。又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鄆凡
 於齊桓會盟。侵伐無役不從。安知不其際有服。淮夷之
 惟魯有力。而魯人自旌其伐。因以為之頌乎。若夫鄭譜
 直云十六年會于諸侯。淮上謀東。魯公遂伐淮夷。此蓋
 有所受說也。六章此美將士之獻功。有禮也多士。謂將
 士。上章虎臣亦在其內。廣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編蹠
 也。于往狄遠也。東南斥淮夷。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吳

譁訟訟也言濟濟多士能廣其德心桓桓威武遠征彼
淮夷及其反也惟其心烝烝皇皇不譁譁不損傷不爭
功不告訟皆在泮宮各獻其功焉夫爭其功者戰士之
常也僥倖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
功無所不至然今不吳不揚不告于訟見僖公之教有
素焉七章角弓解見小雅角弓篇徒徒行者御御車者
服故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而徒御無
厭倦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亂也此將
士固守爾之所謀是以淮夷卒爲我所獲也卒章此言
淮夷歸化也泮泮泮水畔之林也懷歸好善也憬訓爲
遠行貌蓋嚮望我兵逃去去魯旣遙合歸化而來故曰
憬然淮夷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實歸我善音而
改其鳴以興憬然彼淮夷化德而來服也上章所云孔
淑不逆於此見之矣來獻其寶物是元龜象牙又大遺
荆揚之金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禱宮也恤清淨也

實實廣大也枚枚馨密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

月不遲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稊稭

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先種曰種後種曰稭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業也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翦齊也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

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虞誤也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王成王也元首

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

宜。降福既多。騂。赤犧。純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

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兪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

孝孫有慶。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也。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牲。周公牲也。騂剛。魯公

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兪。豚也。載。肉也。羹。大羹。劔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俛爾熾而昌。

俛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

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縵。繩也。重弓。重於壘中也。公徒三萬。貝胄朱綬。

烝徒增增。貝。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膺。當承也。俛爾昌而熾。俛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

與試。俛爾昌而大。俛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

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保有鳧繹。遂

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

諾。魯侯是若。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天錫公

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魯南。鄆。西鄆。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

日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杗。椽也。鳥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

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也。曼。長也。奚斯。魯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閔宮八章。一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案周公初封之時。魯封疆最大。後世漸衰。隣國侵削。至於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詩人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于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侯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也。宮。即姜嫄之廟也。祭法云。王立七廟。五廟。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姜嫄之廟。非常。而祭之。比于五廟。常。閉。故謂之閔宮。又謂之祿宮。赫赫。謂其德顯著也。姜嫄。高辛氏之妃。后稷之母也。回。邪也。無災無害。生民所謂不圻不副。是已。彌終也。不遲。十

月而生也。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奄。覆也。下國者。對天降之百福而言。蓋天下之民。賴后稷之教。得以保生。故曰奄有下國。下文復言奄有下土者。鄭玄所謂美之故申說。以明之也。朱熹以奄有下國。為封於郟。而至于下文。奄有下土。而窮矣。言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清淨實實。然廣大。枚枚然。龔之密之。將說姜嫄先言其廟也。赫赫。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依其子孫。大之後。無災無害。終十月而生。后稷天降之百福。與之黍稷。重穆。植穉。菽麥。以此奄有下國。教民稼穡。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民始宅焉。而若無稷。則雖平水土。何益于民。有稷。有黍。奄有下土。然後民得粒食。故曰續禹之業。
一章。此承上章。接說其子孫也。大王距后稷。不知幾代。其世次莫能詳。翦訓。齊。齊。截之義也。鄭玄訓斷。其義同。屆。至也。王安石云。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天之至。猶云行天之所命也。牧之野。解見大雅大明篇。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與屯。同。陳也。揚雄甘泉賦云。敦萬騎於中營。兮商之旅。大明所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者。是也。克勝。咸皆也。言

后稷後世之孫實維大王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皆歸往之於是而有王迹是有翦商之漸矣蓋此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夫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矣至于文武繼大王之業行天之命武王之于牧野上應於天不順於人敦彼殷商之旅勝之皆有其功夫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以為下章封伯禽張本胡廷芳云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諸口亦決不萌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踰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豈叔父謂周公也元子伯禽也東東藩魯國也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附庸小國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者錫附庸者使四鄰小國屬之如顓臾邾國是已僖公者周公十世孫莊公之子也龍旂郊祀之時所建之旂也

天子則建大常以龍旂承祀所以降殺于天子也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則過矣是詩可以徵已四馬故六轡春秋謂春秋郊秋嘗也享獻忒變也皇皇美大也后帝謂天也皇皇后帝四句言郊祀也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命魯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周公生負扆而攝政死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報其德也似未必僭至乎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何與焉楊慎引呂氏春秋云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使成王時已賜則惠公奚復請之夫曰往報則許不許未可知之辭也通竹書紀年明言使史角諭止之矣惠公以下歷數世猶遵天王之諭未敢擅用此詩於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下乃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春秋於僖三十一年始書四上郊則魯之郊祀自僖公始非成王之錫審矣但其禮節有所降殺而不同于天子爾家語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亦可見其一節周公皇祖周公與伯禽也載則也嘗秋祭

之名。福逼也。福衡，設橫木於牛角，以福迫之。為其觸觝人也。所福之牛，即下文白牡，騂剛是也。白牡，本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不敢與文武同色，又異于諸侯，故白牡為周公牲。魯公則諸侯無所嫌，故仍用騂剛。剛，猶也。謂特牛也。犧尊，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故傳云有沙飾也。沙，讀為娑。將，盛美也。毛魚，為豚，爛去其毛而魚之，故云毛魚。裁，訓肉，切肉也。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後有房，然故云大房。萬，干舞也。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者，也。孝孫，指僖公也。熾，盛，藏善也。不虧，不崩，言土地無侵削也。三壽，三卿之老，有成德者也。故訓壽為考，考成也。言武王既崩，成王嗣位，告周公曰：叔父，我欲建爾元子伯禽，使君于魯，大開爾之居，以為我周室之輔。乃策命伯禽，使君于魯，魯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今專統之後世，至於僖公始郊祀，故更端特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僖公車建龍旂，以往祭所，奉承祭事，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盛春秋不懈，享祀無有忒變，其郊祀也。皇，皇后帝，配之以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為宜降福，既多。周公伯禽亦其福女矣。其

秋而將嘗也。於夏則福衡，白牲以祀周公，騂剛以祀魯公。犧尊將將，毛魚，裁羹，遵豆房俎，莫不備矣。於是歌舞起，奏萬舞，洋洋禮樂，不愆。孝孫，僖公有慶，下文所云，即是也。使汝，盛昌壽，而且善保全。彼，東魯魯邦，是有常不可虧，不可崩，不可動，不可乘，常與三老謀而為朋，國家堅固，如罔如陵也。四章，此頌僖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征伐戎狄，荆舒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下文言公徒三萬，其數不合。蓋千乘，以大國言之。三萬，以其軍言之。鄭玄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二萬者，舉成數也。曹，兜鍪也。綬，綫，烝，眾也。荆楚，舊號舒，其與國也。其屬不二。左傳有舒蓼，舒庸，舒鳩，路史有舒龍，舒鮑，舒龔，所謂羣舒也。懲，心也。聲，其罪而討之。日懲，謂心其惡也。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台背，解見大雅，行葦篇。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耆，老也。艾髮，蒼白色。如艾也。萬有千歲，猶云千歲萬歲也。眉壽，秀眉，亦壽徵也。無有害，無有患害也。言公之出征也。兵車千乘，朱英，帥矛，緣滕，約弓，而各有二，故曰二矛重弓，徒眾三

萬以貝飾。曹朱綫綴之。眾徒增增然行。北當戎狄。南懲荆及羣舒。天下無我敢禦也。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荆舒莫敢當我。所謂復周公之宇。即是也。於是國人祝之曰。俛爾昌而熾壽。且富黃髮台背。其壽至于此。而相與爲之用也。下文復俛爾云者。反復祝之也。**五章**此言僖公既復其故地也。巖巖高貌。泰山齊魯之望也。故曰所詹龜蒙。鳧繹魯之四山也。故曰奄有。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言來歸也。言泰山巖巖魯之邦境。所至極也。奄有龜山。蒙山。遂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言極盡地之東偏。皆復其故也。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是僖公之功也。**六章**此亦與上章義同。徐宅徐戎所居之地也。孔穎達云。僖公之從齊桓。惟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淮夷蠻貊傳以爲淮夷。如蠻貊之行也。傳而字。讀與如同。諾應辭。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也。是若者是。僖公之所使順也。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爲頌云。**七章**純大嘏福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是有猶常有也。兒

通作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言天賜僖公大福。使之眉壽。保全魯國。又能居常邑。與許邑。遂復周公之宇。魯中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得能居其邊鄙。昔者大啓爾宇者。皆以復矣。僖公燕飲而喜。內則有令妻壽母。朝則宜大夫庶士。而邦國常保有之。蓋意外之獲名。雖美不可恃。惟內有令妻壽母。朝宜大夫庶士。而後邦國常有受福。亦既多矣。皓首沒齡。已足稱壽。髮白而復黃。齒落而更生。壽何限哉。或曰。此詩之頌僖公。拳拳于壽考。不一而足。何也。黃佐云。可以見詩人之情也。入春秋以來。隱及于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圍犖。閔戕于卜齮。弒逆踵繼。其來甚矣。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爲言。其所望于僖公者。無非欲其以覆車爲戒云爾。**卒章**此頌僖公作寢廟也。徂來新甫。二山蓋在魯境內。而出美松美栢。栢爲椽。皆椽別名也。馬訓大先是有刻其栢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栢。是已。今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栢強大牢固。突突盛大貌。所作謂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章程也。若順也。言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或用尋用尺。以作路寢及新廟。松

稱焉然路寢甚大。新廟奕奕。乃是公子奚斯之所作。雖甚長廣且大。而皆順於萬民之望。所以頌也。楊慎云。信魯頌之文。則僖公乃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耳。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下。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駟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愚按。楊此言。亦祖於宋儒。是非不掩。即春秋之法之說也。非夫子存魯頌之本旨矣。夫詩既為頌。非美而何。昔者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予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

無敖遊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欲之。又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鮒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是夫子之所取在此。而不在彼。今春秋所書人。事小失爾。夫興國家之廢典。復先君之舊制。富國安民。與夫人事小失孰重。夫子存魯頌。可以知已。蓋道雖多。端乎其重在於國家政事。曾子之賢。不得列于四科。管仲非禮有所稱。於仁其義一也。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

詩錄商頌。說已見魯頌下。粵稽篇什簡者。儉于魯。而繁者。或乃侈於周。鄒忠胤謂豈尚質之世。文更有盛焉者歟。要以玩其音節。則嚴肅而剛決。樂記謂為五帝遺聲。故明乎商音。臨事屢斷。殷人先罰。

後賞之政。可槩見於此。宋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及孔子錄詩之時。又已亡其七篇。存者惟五篇而已。

那之什 詁訓傳第三十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奏

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行。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

也。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嘒。然和也。平。平正也。依

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穆厥聲。庸鼓有鞀。

萬舞有奕。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鞀。鞀然盛也。奕。奕然開也。我有嘉賓。亦

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夷。說也。先王稱

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日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二十二句

案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後世以時祀之。詩人作樂。歌。惟言其作。濩樂。奏之。宗廟。夫樂之盛。即德之盛也。所以為頌也。置植。古字通。植。樹立之義也。傳云。殷人置鼓。明堂位。作楹鼓。其義同。鄭玄云。楹。謂之柱。貫中土出也。蓋謂以柱貫而樹之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簡。簡和大也。烈祖。為湯之祖。有功烈者。謂契。相土。冥也。司馬貞云。殷人祖契。而郊。冥。湯孫。言成湯善為人子孫也。此毛氏所傳之說也。蓋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至於湯。能創王業。故曰善為人子孫。鄭玄以湯孫為太甲。歐陽修以為主祀之時。王宋熹仍之。皆以

今言視古言爾夫祀其祖則宜頌其祖之功德也於赫
湯孫不應盛美主祀者以誇其先祖矣假訓大奏大者
奏大樂也大樂即大濩是已綏安也淵淵鼓聲也嘒嘒
訓和管聲與執鼓和也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
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矣依我磬聲謂神來格而倚
其聲也周以臭致之殷以馨致之於赫盛美之辭穆穆
深美也庸通作鏞萬舞名三代之舞皆名萬嘉客謂王
者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言恭敬
之道先古先聖王之所作也故閔馬父引此而云先聖
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溫
和柔也朝夕自朝至夕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將奉也
言絜與多哉湯之功也伐桀定天下作大濩之樂奏之
宗廟乃植我鞀與鼓於是奏鼓簡簡樂我烈祖湯之善
為人子孫奏其大樂神降之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鞀
鼓管聲既和且平鬼神來格倚我磬聲於乎盛矣湯為
人子孫也穆穆其聲鏞鼓鞀鼓萬舞奕奕此樂之盛即
德之盛也我有嘉客來助祭豈不悅懌乎恭敬之道自
古在昔先民之所作溫溫恭敬早朝嚮夕執事而敬言

湯之恭敬也是以神顧我烝嘗歆饗之是湯之善為人
子孫奉其祀也此篇頌湯之德而曰湯孫奏假曰於赫
湯孫曰湯孫之將皆本諸契
之辭也亦以見商家簡朴焉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
思成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嚴假無言時靡有

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戒至嚴總假大也約軼錯衡八鸞

鷓鴣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八鸞鷓鴣
德之有聲也假大也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案序云祀中宗此其樂歌也鄭玄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中宗嗟歎辭重言嗟嗟美歎之深也據中宗而稱烈祖謂成湯也祐福也爾爾中宗也爾汝其辭如事生親省相語以見其質朴焉我我主祀者也和羹五味調腥熟得節也平即和也約軼錯衡車之飾也解見小雅采芑篇歐陽修云以享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博廣將大康安也言嗟嗟烈祖成湯有常于此福言王天下也天又重賜以無疆之期其福乃及爾此所言承祖業能與之也今祀之既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神降之福賜我所思而得成也下文黃耆豐年是已亦有和羹既極其至既能調和執事之臣總大無言時無有爭言肅敬無喧嘩又不交侵職位也神賜我福安我眉壽黃耆無疆諸侯之來助祭者乘約軼錯衡之車八鸞鶴鶻聲和其文德可知矣我受命亦廣矣矣自天降平安之福豐年所獲穰穰神來大來歆饗降福無疆神之顧我烝嘗饗之者湯善為人子孫奉其祀是以得福及爾此所也祭中宗而引湯之善為人子孫者亦本於契與湯

也猶祀高宗而本之玄鳥也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玄鳥，鳳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

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

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龍旂十乘大饗是承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

海畿疆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

是何景大員均何任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案此祀高宗之樂歌也。鄭玄云：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高宗，玄鳥至之日，祈于郊，禱而生契，焉謂之天命。玄鳥云者，神之若自天降，然也。契，商始祖也，故曰生商宅居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域，為有孔穎達云：言封域之內，皆為己有也。非訓域為有也。殆，危也。大饋，黍稷也。止居，假至也。祁，眾多貌。或作祈，祈非也。祿，福也。何，荷通。故訓，任言天命，玄鳥而生商，令居此殷土之芒芒。昔，上帝命其後成湯，令長有于彼四方。於是，方方皆施命令于厥諸侯，遂奄有九州矣。商之先君受天命，年世延長，所以不危殆者，在有我武丁為之孫子也。武丁之為孫子也，是威武之王，而無不任承祖業矣。言中興殷道也。諸侯之車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奉承黍稷以進之，言得其歡心也。夫王畿之內，民之所居，止不過千里，自內及外，遂復夫始，有彼四海之時，戴記所謂殷衰而復興者，是已。於是四海皆來至。

其來至祁祁然，其大而均，如眾水之赴河。殷之受命，皆得其宜，而荷天之多福矣。詩云：此詩詞顯頌成湯武丁。然降而生商，含有契在商之先后，含有太戊盤庚在。吁，不有契，孰為發源，不有太戊盤庚，孰為過脉。詩人用意，埋伏得行文，虛實相生之妙。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隕既長。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娥，契母也。將，大也。

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桓，大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契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湯降不遲，聖敬日

也烈烈。也，威也。

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球玉綴表旒章也不競不

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綌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受小共

大共為下國駿彪何天之龍共法駿大彪厚龍和也敷奏其勇不震

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難恐竦懼也○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苞有三蘂莫遂莫

達九有有截苞本蘂餘也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葉世也實業危也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案此大禘之樂歌也大禘大祭也夏殷之制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而曰大別于常禘云漢儒相傳以大禘為合祭羣祖此詩止及玄王相上然中云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則羣祖亦在其中矣長猶久也祥者吉之先見者也芒芒解見上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敷猶分也帝上帝也子謂簡狄之子契也言濬哲乎商家世世之君其受命之祥久已發見矣昔堯之時洪水茫茫禹分廣下土四方定諸夏之疆界廣大平均既已長矣方是之時有娥氏始大上帝立其女子而生商室蓋言商之受命基於契也○章玄者幽遠之義稱契為玄王亦猶曾孫之下為玄孫也以其為遠祖而名之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發行也截整齊也言玄王大治政教其受小國受大國皆無所不達能循禮不踰越遂視其民則其化

既行矣。相土承其業。長於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
率服。截爾整齊。**三章**帝命天之命也。降猶生也。作者之
謂聖敬。敬天也。蓋聖人治國奉天道以行之。故其制禮
作樂。凡百爾制度。不敢忽畧。皆有所敬。謂之聖敬。故下
文繼之曰。上帝是祗。假大也。遲遲舒緩也。祗敬式法也。
言天之所命。果不違。乃至湯與天心齊矣。湯之生也。
疾適當于夏室革命之際。其聖敬之功。日升不退。昭明
大德。遲遲舒緩。惟天是敬。故天命之以為法於九州。言
王天下也。**四章**受受之天也。小球。瑱圭。長尺有三寸大
球。大圭。長三尺。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謂諸侯也。何荷
通休美也。言湯既受命。執小球大球。為諸侯之表章。荷
天之休美。不競不急。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福於是乎
聚歸焉。**五章**受命而立法。故曰受小共大共。施命令使
諸侯大厚。故曰下國駿厯。奏猶陳也。言湯立小法大法。
為下國駿厯。上章所謂式于九圍也。荷天之和道敷奏。
其勇不使震動。不使難竦。上章所謂不競不綈也。是總
總而歸之也。**六章**此述成湯征伐之事也。載載之車。上
也有與。又通藁旁生枝餘也。故訓餘本則夏桀藁則韋

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遂達皆從藁字生。言湯既
受命。載旆興師。又自秉鉞。出征暴虐。其勢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禦。害桀與三藁。皆不能遂達其惡。天下靡然歸
商。九州截爾整齊矣。先伐韋。顧伐昆吾。遂伐夏桀。黃佐
云。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也。及其終不悛
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苟徒以為治亂者。
必先伐其黨。剪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以討
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行天討之意矣。**卒章**朱熹云。承
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
震懼允信也。卿謂伊尹也。大禘則功臣與祭。與祭必非
一臣。而此獨舉伊尹者。以其開國元勳也。鄭玄云。阿倚
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言昔在中
世。有震懼且危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于之賢佐。實維阿
衡之官。實助我商王。以定天下。朱熹疑大禘不及羣廟。
之主。此篇廣及羣祖。宜為禘祭之詩。蓋泥大禘以其祖
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
一人而已。何楷云。今即據大傳。本文觀之。其首日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

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其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禘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禘必有功勞見知于君許之禘則于禘可及高祖蓋共是會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也此可謂深得書意者矣

殷武祀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捷疾意也殷武也

楚荆州之楚國也采深哀聚也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

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

常鄉所也○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稼穡匪解辟君適過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

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商邑

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

生商邑京師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劉是虔松

桷有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

殷武六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案此亦祀高宗之樂歌也哀荆之旅謂使不能出戰而降服也呂祖謙云人巢穴其眾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棲于會稽之類是也湯孫義與烈祖同緒業也蓋盤庚既沒而殷道日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奮揚威武出伐荆楚深入其險阻以聚其旅而服之截然整齊其所矣實能繼湯孫之業也

言諭楚之義也。鄭玄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言既服荆楚，乃諭告之曰：維女荆楚居我中國之南方，昔者成湯之世，自彼遠夷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於女荆楚，則曷敢不至哉？**三章**此亦諭告楚也。多衆也。衆君諸侯也。聖人奉若天道，其建邦設都，將以治天民，是則分封，雖命于天子，而實天之所命也。故曰：天命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來辟，猶來王也。予與也。適與謫通，故訓過言。天命諸侯，各建都于禹所治之地，皆以歲事來朝于商，無有與之禍謫，惟告之以稼穡不懈而已。蓋言今興師，禍謫汝國者，汝不修諸侯之職，也以禍適爲言。此商道先罰後賞也。**四章**此言荆楚既平，而廣戒勅諸侯也。天命，卽上章之天命。監視，遑暇也。言天之命諸侯，常降而監視之。民者天之命，汝所使治者，豈可不敬乎？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暇於政事，乃命汝于下國，大建其福。言爲諸侯也。後世謂分封諸侯爲封建，蓋本於此。**五章**此讚美高宗中興也。翼翼恭敬貌，極解見周頌思文篇。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言

高宗服荆楚，命諸侯，殷道復興，京師之禮俗翼翼爲四方之準據。至于今，赫赫其美聲濯濯，其神靈俾嗣享者，壽考且安，以保我後嗣子孫。**卒章**此言爲高宗特立百世不遷之廟也。景大也。或曰：景山，名斷，截之所生之地也。遷徙之，造作之處也。劉斫也。脩，解見魯頌閟宮篇。椽以長爲善，故曰有椽，有閣處，置得宜也。寢爲路寢，閟宮詠新廟，亦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言升彼景山，掄取松栢，易直者，於是斷之，於是徙之，其方斫之也。於是敬之，不敢忽畧。松栢，椽然，而長陳楹闕，然得宜寢成而甚安矣。言百世不遷也。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補義卷十二終 大尾

延享三年丙寅之春發行

京師書坊

風月堂莊左衛門登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延享三年丙寅之春發行' and '京師書坊'.

